

彩绘名著  
CAI HUI MING ZHU

人与自然的交响乐章——诺贝尔文学奖名篇

# 通过大草原

(波)显克微支 著 杨永利 绘

波兰的显克微支警拔，却又不以失望收场，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鲁迅



中国和平出版社

彩绘名著  
CAI HUI MING ZHU

人与自然的交响乐章——诺贝尔文学奖名篇

# 通过大草原



主编——嘉孚随文学家编辑部

著者——（波）显克微支

译文——陈冠商

绘图——杨永利

中国和平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通过大草原 / (波) 显克微支著; 陈冠商译.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2005.1

(人与自然的交响乐章)

ISBN 7-80201-144-2

I.通… II.①显…②陈… III.中篇小说—波兰  
—近代 IV.I51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4417 号

## 通过大草原

人与自然的交响乐章

嘉孚随文学家编辑部 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154 号 100009)

电话: 84026171

山东鸿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5

ISBN7-80201-144-2/G·089

定价: 180.00 元 (全 10 册)

波兰的显克微支警拔，却又不以失望收场，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鲁迅

# 通过大草原

[波]  
显克微支著





当我还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有一天，我同我那神气而有名的朋友劳队长，同去看望我们的同胞杰先生。他住在人稀地僻的圣泰·鲁西亚山。因为他不在家，我们就到荒凉的山谷里住了五天，跟随我们的有一个印第安仆人。每当主人不在，他就负责照料蜜蜂和安哥拉山羊。按照当地的习惯，我把炎炎夏日中那令人发闷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睡觉上。到了晚上，我就坐在用“小栎树”枯枝燃烧的篝火旁，听着队长叙述他在美国荒原上那些非同寻常的冒险故事。

时间过得非常愉快。那几晚确实是典型的加利福尼亚的夜晚，安静，温暖，而且星星密布。篝火欢乐地烧得劈劈啪啪响，火光中我看到了这个拓荒老兵优美而高大的身影。他，正举眼望着星星，在他的记忆中追索着往事，追索着那些珍贵的名字和亲切的脸容。一想起这些脸容，他的眉梢间就蒙上了一抹淡淡的忧郁。我



在这里讲其中的一个故事，就像他讲给我听时一样，我想读者也会怀着和我同样好奇的心情来听它。





一八四九年九月我到美国的时候——队长开始讲道——我发觉自己到了新奥尔良，当时这地方一半还是法国的。从那里我顺密西西比河而上，到了一个种甜菜的大种植园，在那里我得到一个有很好报酬的位子。那时因为年纪轻，又有魄力，不喜欢老钉在一个地方做着乏味的事务工作，所以不久我就放弃了它，而去过那种未开垦的丛林地的生活。这样，我和我的伙伴们在路易斯安娜湖泊区，在鳄鱼、蛇虫和蚊子中间度过了好几年。我们以打猎和捕鱼为生，有时候运一批木材顺流而下，直到奥尔良，并把木材卖了一笔好价钱。我们的足迹常常遍及最偏僻的地方。我们到过勃拉地·阿肯色，当时那里几乎完全无人居住，即使现在也是人烟稀少。这是一种充满艰难和危险的生活。在密西西比河上，还要同水上强盗和印第安人作激



烈的战斗。以前在路易斯安娜、阿肯色和田纳西一带有许多印第安人。原先我的体质并不特别强健，这种生活，锻炼了我的体力，增进了我的健康，同时也丰富了我对大草原的知识，使我熟悉大草原不比任何印第安人差。当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大批的移民，几乎每天都从波士顿、纽约、费拉德尔菲亚和其他东部的城市源源而来的时候，正由于我的上述经历，使得一批移民来请我当领队，或者像他们所说的，当他们的“队长”。

我很乐意地同意了，因为那时候关于加利福尼亚有许多奇异的传说，我早就想动身到遥远的西部去了。同时我完全知道做这样一件事的巨大危险。今天从纽约到旧金山坐火车只要一个星期，而真正的荒野只是在奥马哈才开始。但那时，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现今散布在纽约和芝加哥之间那些不可胜数的大小城镇，当时并不存在，连芝加哥本身，当时也只是一个不闻名的微不足道的小渔村，在地图上你找都找不到，只是在后来才迅速发展起来。在当时，你的大批人、骡马和车辆都得要通过无边无际的大荒野，那里只住有未开化的印第安部落的渡乌族、黑脚族、膀尼族、



苏族和阿里卡尔族。大队人马要躲开他们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部落为了搜索和猎取野牛群和羚羊群，像流沙一样，在大草原上到处流浪而无固定住地。我们必须预计到会有非常巨大的艰难困苦；一旦你要到遥远的西部去，你就应该有所准备，并提防着常常会有生命危险。但比这一切更令人担心的是我所肩负的责任。当事情已经决定而我没有选择余地的时候，我就忙碌地做着上路的准备工作了。这项工作持续了两个多月，因为我要到宾夕法尼亚的匹兹堡那样远的地方去定制四轮马车，还要到各处去弄骡子、马匹和武器，以及数量可观的粮食储备。无论如何，到了冬末，一切都要准备就绪。

我要选择在春季一个能够通过密西西比河与落矶山脉之间大草原的时刻动身，因为我知道，在夏天，许多人将由于那个开阔地带的酷暑而染上各种各样的疾病。由于同样的原因，我决定带领人们不走南面圣路易斯那条路，而走衣阿华、内布拉斯加和北科罗拉多的这条路。这条路虽有碰上印第安人的危险，但无疑对健康比较有利。这个计划起初在篷车队的人们中引起了一些抵触，但当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



服从我的意志，他们就得另找一个队长。他们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于是春气一动我们就开始出发。一开始我就遇到了艰难的日子，队员们更加觉得艰苦，这种境况一直到他们同我的相处以及对旅途的各种情况都习惯了才好转。我设法取得他们的信赖。由于我在阿肯色的冒险经历，我在边境居民中享有一定的声誉，我在大草原上以“大劳尔夫”而闻名，车队中的大部分人以前多次听到过这个名字。但是一般说来，一个“队长”由于他的领导身分，必须处理许多细致微妙的问题。我的责任是：选择宿营地；组织白天行进的队伍；照顾整个篷车队（有时候这个车队在大草原上延伸一英里以上）；在我们停留的地方指定警卫人员；以及安排先遣队的人员到马车中去休息。

不错，美国人的组织精神是很高的，但是随着旅途艰苦的增长，人的精力衰退了，连最强健的人也受到了沮丧情绪的袭击。在这种时候，没有人高兴在白天骑马，或者在夜里担任警卫；反而设法逃避轮值而到马车里睡一整天觉。此外，同美国人打交道，一个队长必须懂得怎样把纪律与随和的伙伴关系调和起来，这可不是





枯枝燃烧的篝火旁，听着队长叙述他在美国荒原上那些非同寻常的冒险故事。





我在大草原上以“大劳尔夫”而闻名，车队中的大部分人以前多次听到过这个名字。

一件简单的事。因此出现这样的情况：当队伍在行进和夜里休息的时候，我是队伍的绝对领袖；但是白天在农场和移民村落中休息的时候（在我们旅程开始时，这种农场和移民村落是非常多的），我作为司令的职责就停止了。那时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而我得常常同鲁莽的冒险分子打架。在许多“拳击场”内，证明了我的玛佐夫舍<sup>①</sup>拳头比任何美国人的拳头更结实，于是在他们的目光中，我具备了新的重要性，我也就不再有什么个人的计较了。此外，我深刻了解了美国人的性格，懂得怎样对付他们，特别是当一对蓝色的眼睛，从一辆马车的篷帐底下热切地望着我的时候，更鼓励了我坚持下去。从浓密的金发遮蔽着的眉毛下凝视着我的这对眼睛，是属于从马萨诸塞的波士顿来的名叫莉莉·摩立斯的年轻姑娘的。她是一个优美的纤巧的姑娘，她那像孩子般的小小脸容，带有一种忧郁的神情。

旅程刚开始，这位年轻姑娘的这种忧郁给我的印象很深，但不久，作为队长的责任把我

---

① 波兰一地名。



的思想和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去了。在最初几个星期，除了每天通常说的“早安”之外，我同她几乎没有谈过一句话。可是，由于我对莉莉的年轻和孤独（因为她在篷车队中没有任何亲属）感到怜悯，我帮了她一点小忙。这里不需要用领导者的权威和拳头来保护她免受车队里年轻人的殷勤献媚，因为，一个年轻女子在美国人中间，即使难保能做到像法国人那样特有的斯文，至少可以完全保证她的安全。鉴于莉莉娇嫩的体质，我把她安置在最舒适的马车中，由最有经验的车把手史密斯驾车。我亲自给她铺床，使她晚上可以舒舒服服地睡觉。我还放了一张野牛皮供她使用，这是我贮藏着的野牛皮之一。这些帮助虽然无足轻重，莉莉却似乎感到深挚的谢意，并不放过任何机会向我表示出来。她看来是个极为害羞的姑娘。那两个女人——格劳斯维尼大婶和阿特金斯大婶，由于莉莉性情温和马上就喜爱她了。她们给她起的绰号“小鸟儿”，使她很快在全车队中闻名了。可是，起初我同“小鸟儿”并没有什么接触，直到我发觉这姑娘那天使般的蓝眼睛，以特殊的友好和专注的关切追随着我，这时候我们之间才开始接近。



或许是因为在这里的所有人当中只有我具有社交修养，而她自己则具有更细致的教养，因而她自然把我看成比她周围的伙伴更合得来的人。可在当时我并没有看清这一点，她对我的兴趣使我有些得意洋洋，促使我更留意她，更经常地去看她的眼睛。有一个短时期，我弄不明白我以前怎么竟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位伶俐的姑娘呢，只要是有心肠的男子都会被她激发起柔情来的。从那时起，我就喜欢骑着马在她的马车旁徘徊。在白天，尽管还是早春，但中午的闷热使我们受不了，这时候骡子懒洋洋地拖着蹄走，篷车队在大草原上拉得长长的，站在第一辆马车旁简直看不清最后一辆。我常从头到尾骑马急驰，赶过别的马匹，没有其他目的，只是为了匆匆一瞥那美好的脸蛋和朝思暮想的那双眼睛。起初，只是我的想象而不是我的心受到激动，但是一想到身处这些陌生人之中，我不是完全孤独的；一想到有一颗同情的小心灵在关心着我，就会使我愉快地受到鼓舞。它的根源并不是出于我的虚荣心，而是基于一种认识，这种认识使我觉得，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把他的思想和感情专注于一个亲爱的

